

异化理论：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青年马克思

[作者] 胡鹏林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黑格尔异化理论的主体是抽象精神，在逻辑上在强调理念的先在性，局限于唯心论的框架内探讨精神的自由问题。费尔巴哈则认为感性的人是异化的本原，从宗教异化的角度讨论人的抽象本质，鼓吹一种人类之爱。青年马克思深受这种人本论思想的影响，从异化劳动入手探讨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并从道德评价角度阐述了没有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表现出伦理学色彩。我们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青年马克思的分析中梳理了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对异化理论的全面把握和理解。

[关键词] 异化理论，理念，人的本质，对象化，道德评价

异化理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重要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的“道德评价优先”向成熟期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但是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形成之前和形成之初，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背景对马克思影响极大，只有对这一发展脉络予以分析，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异化概念，准确地把握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形成及其在整个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地位。

理念与人的本质

理念论 (Theory of ideas) 是黑格尔哲学和美学体系的核心。根据辩证法的三元运动规律[1] (P278—279)，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正题，即从逻辑学角度界定理念和绝对理念。他认为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它包含观念性内容，即概念的各种规定性，也包含着实在性内容，即“概念的表现，概念以外部的特定存在的形式作出这种表现，并把这种形态包括到自己的观念性中，使之受自己的力量支配，从而把自己包含在自己的表现中” [2] (P353)。在包含这两方面内容的基础上，理念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主体与客体、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有限事物与无限事物、灵魂与肉体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得黑格尔的外化或异化理论的主体——理念具备了外化或异化的根本特征：理念是辩证的，既与有限的实存的客体的表现形式联系，又与无限的观念的主观理性相关，因此理念才有在对立统一之二元之间产生外化或异化关系的可能。

黑格尔认为理念是一个过程，并且经历着三个阶段：生命的理念，认识的理念和绝对理念。本质上这也是一个辩证的三元运动。生命的理念是直接性的理念，还不是自由的自为存在，认识的理念也只是有限的此岸的真理，“生命的缺陷在于它仅仅是自在地存在着的理念，另一方面，认识也同样片面地仅仅是自为地存在着的理念” [2] (P374)；而绝对理念是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生命理念和认识理念的统一，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理念。绝对理念是自为地，它没有任何过度、前提和规定性，只是概念的纯粹形式，绝对理念自身即是其内容，因此为外化或异化提供了主体的可能性；同时，绝对理念也是自在地，“在存在范围内是一个他物向一个他物的过渡，在本质范围里是在对立面中的映现，在概念范围里是个别东西与普遍性的差异，普遍性本身把自身延续到与自己有差别的东西中，并且是与这种东西的同一性” [2] (P377)，这种过渡和映现就为外化或异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此，理念从自己的自在存在出发，在自为存在中包含着被设定的存在的概念，其终端是在对立面中映现出现的映像的消失，“但作为直观的理念是通过外在的映现，在直接性或否定性的片面规定中被

设定的。不过理念的绝对自由在于，理念不单纯过渡到生命，也不单纯作为有限的认识，让生命映现到自己之内，而且以其自由的绝对真理性，决意把自己的特殊性或最初的规定活动和异在的环节，把作为自己的反照的直接理念，自由地从自身外化为自然”[2]（P379）。由此可见，从逻辑学角度诠释的理念或绝对理念必须前进到自然哲学以至于精神哲学，必然表现为万事万物。黑格尔认为逻辑学是研究自在自为的理念的科学，自然哲学研究他在的或异在的理念的科学，精神哲学研究由他在返回到自身的理念。其中逻辑理念是正题，自然哲学是反题，精神哲学是合题：逻辑理念是精神的抽象状态，是未发现于外的精神，不是现实世界中实存的精神，因而是片面的；自然本身则表现出外在性而非统一性，作为抽象精神的反面也是片面的；只有在人的精神中，精神从自然的外在性中又回复到了自身，但是这并非简单地回复到逻辑理念的抽象状态，而是进一步达到具体的、现实的状态。因此，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上展示自己的多样性”[3]（P20），从正题到反题，即从逻辑理念到自然界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外化，而合题的精神回复也是一种外化的逆向上升过程。

其次，在黑格尔美学体系中也存在着外化思想，而且同样与理念关系密切。黑格尔在阐述美的定义时指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所以一方面美本身必须是真的，“说理念是真的，就是说它作为理念，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质和普遍性，而且是作为符合自在本质与普遍性的东西来思考的。所以作为思考对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这种外在存在在里面的普遍性的理念”，另一方面，“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也是美的了。美因此可以下这样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4]（P142）。这里的理念包含概念（抽象的普遍性）体现概念的客观存在（个别具体的事物）以及这两者的统一，它不同于逻辑理念，是一种可以化为现实的具体形象并且能与这种形象融合为统一体的理念。艺术的任务就在于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美也就产生于理念与形象的融合与统一过程之中。而这里所说的“显现”、“化为”、“表现”正是外化理论的同义语。根据外化的不同表现，亦即理念与形象的三种不同关系，可以把艺术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艺术，理念还没有找到与自己完全符合的形象，因此使得形象离奇而不完美；古典型艺术，理念与形象形成自由而完满的协调；浪漫型艺术，有意破坏理念与形象的完满关系，不是完全由感性形象显现出理念，而认为艺术的对象“就是自由的具体的心灵生活，它应该作为心灵生活向心灵的内在世界显现出来”[4]（P101）。因此，黑格尔关于美的本质问题是运用辩证法和外化理论来诠释的，理念是这种诠释的主体和逻辑起点。

在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问题取代了抽象理念成为异化理论的主体。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把绝对理念作为最高原则，把自然看作是绝对理念的“外在化”，不过是一种改装了的神学；他认为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把上帝现实化和人化。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而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5]（P17），他从抽象理念到感性的人，认为人的本质是物质性的自然，自然是人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的本质即取决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作为自然的人的本质是感觉、欲望和爱，“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认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6]（P315），因此人与自然的感性统一是其哲学与美学的出发点。但是，费尔巴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关注人怎样把自己的类本质移植到虚幻的上帝身上，从而成为孤独的、遭到摧残和屈辱的个体，片面地强调人的本质中抽象的物质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其异化理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虽被视为自在自为的概念，实质是偏向自为的一面，即在合题（抽象精神）的对立统一过程中偏向正题（逻辑理念）而忽视反题（自然界）；费尔巴哈则只偏重抽象的自在，即人的抽象本质的自然存在。

青年马克思延续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7]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0—1841年)中提出异化的主体是本质,即现象(存在)与本质的异化关系,这只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探讨异化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中谈到君主制和共和制,认为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存在矛盾,开始把异化的视角转向了人及其本质,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继续探讨了人的异化与物的异化,“基督教作为完整的宗教从理论上完成了人从自身和自然界的自我异化”,“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一个受着宗教束缚的人,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8](P450—451),进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1843—1844年)中提出人的本质问题,“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5](P1—9),至此,马克思承接费尔巴哈开始真正探讨人的本质及其异化问题,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一理论予以全面的阐述。在手稿中她提出了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人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分析了四种异化表现,指出私有制、私有财产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导致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根本原因。他所指称的“类本质”问题,虽然摒弃了费尔巴哈抽象性,在经济学角度(异化劳动的分析)和社会角度(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给出了一定的实质内容,但是始终没有提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涵义。因此,青年马克思还只是从抽象的人的本质或类本质出发并试图以此解释异化的产生,而没有像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样从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寻找异化的根源。

外化、异化与对象化

外化(Alienation)=Entausserung。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理念就是一个在外化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理念的三个阶段,即生命的理念、认识的理念和绝对理念,就意味着无限的观念的主观理性必须外化为有限的实存的表现形式,两方面的统一就是绝对理念。而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逻辑学的逻辑理念与自然哲学的自然界之间也发生着外化关系,逻辑学中的纯粹概念如果脱离感性事物(自然界)就是一个不现实的抽象的“阴影的王国”,因此逻辑理念必须表现为感性的万事万物,这种向外的表现就是外化。但是这里所讲的外化并不是指在时间上先有逻辑理念,然后再外化为自然界,理念只是在逻辑上是绝对在前的。由此可知,不论是逻辑学中理论理念 实践理念 绝对理念的演化,还是整个哲学体系中逻辑理念 自然界 抽象精神的演化,实质上就是辩证法中的正 反 合的运动过程,其间外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外化也是其根本观点。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亦即“理念内容的感性化,感性形式的的心灵化,理念出于自我认识的需要,它把自己显现为感性的形象”[9](P243),所讲的“感性化”和“显现”问题即是从外化角度来探讨美的本质:“人就是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4](P39)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存在的东西化为在内心里可以认识的东西,同时也把存在于内心的东西化为观照和认识的对象,从而达到心灵的自由,亦即审美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所谓的通过实践的活动认识自己与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有根本不同。他只是强调以外在事物显现内心世界的现实性,而并非通过实践的方式改造客观现实,本质上还是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使用“Entausserung”一词，虽然有时也翻译为“异化”，但事实上还是取的“外化”义，大多“用于表现交换活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获得，就是说，用于表示那些并不意味着敌对性和异己性的关系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10]（P200）。因而在这种转化和获得过程中两种状态的对立并没有加深，相反地，它扬弃了敌对性和异己性甚至发展到统一状态，而没有上升到异化状态。

异化（Estrangement）=Entfremdung。在我看来，外化和异化是异化理论的两种状态：外化（Entausserung）即人的本质的外在化，表现出具有本质属性和丧失的双重意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黑格尔通常采取前一种涵义，如抽象理念与绝对精神显示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则在丧失的意义上使用外化，如人在劳动行为中外化为劳动产品，结果“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10]（P55）；异化（Entfremdung）意味着疏远化，或者说人的本质与人的分离，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青年马克思承接了这种人本论的思想，从异化劳动入手分析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敌对性和异己性。

黑格尔也在疏远的意义上使用异化，但是他所指称的疏远是人类自我意识与现实总体、主观的自我意识与客观的自我意识的分离，因而为了达到人的自我意识与绝对精神的统一，对于人的自我意识在其朝着最终的自我完成的历史进步中的自我丧失和自我实现而言，异化无疑是巨大的动力。费尔巴哈认为异化的主体不是像黑格尔所指的抽象精神而是感性的人，人和他的自然界才是世界和历史的本质，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再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6]（P55）。可见宗教异化了人，在宗教中人把自己实在的最好的部分赋予了另一个存在物，即上帝，人们总是期待着在上帝身上找到自己的本质，而事实上上帝只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状态，宗教分裂了人与人的本质并使两者对立起来。因而费尔巴哈主张人的本质的复归，即把上帝还原为感性的人及其本质，这种人本论的复归思想对青年马克思影响极大。

对象化（Objectification）=Vergegenständlichung。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对象化理论是相互联系，又是有区别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的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0]（P52）马克思在这里首先区分了对象化与异化，对象化实质是人通过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活动把自己的生命和本质力量灌注到对象里面去的方式，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就是非异化的劳动，即对象化的劳动。异化劳动只是对象化劳动的特殊情况，是指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劳动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结了人与劳动产品、人与劳动行为、人与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四种异化表现。这是对人的否定和占有，而对象化却是对人的肯定和确证，“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0]（P58），因此对意识来说，对象化并不是意识使自身成为异己的东西的方式，而是意识使自然表现自己的方式；现实地讲，对象化是人类得到自由的、永恒的生存和生活的活动。对象化是自然的、肯定的，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及其在被改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的过程。

此外，异化与对象化的区分对异化理论，尤其是对异化的扬弃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黑格

尔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曲解了历史，在思辨哲学中扬弃了异化同时也扬弃了自然和对象化过程，因而导致把一切当作异化来加以反抗，走向一种形而上的极左理论，而且把一切对象和对象化活动当作异化，就会错误地认为异化是永恒的无法扬弃的现象——因为人的生存必须依靠劳动，劳动就必然产生对象化，对象化与人的生存一起是永恒存在的，因而就会产生人类永远无法获得自然中的现实幸福和最终目的的社会悲观心态。马克思则首先肯定了对对象化的积极意义，而认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不是扬弃异化的主体，从而避免了形而上的极左理论。其次分析了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是与异化劳动相互作用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0]（P61）。对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摒弃就是对异化的扬弃，使人们看到了社会理想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因此马克思进而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并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0]（P81），这是异化现象中的各种对立和斗争的真正解决，也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因而在美学中，大多学者所认同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观点同样忽视了异化与对象化的关系问题，只是从发生学的单一角度阐述美，作为对象化的特殊情况的异化，是与美的理想格格不入的，至多能激起人们对自由和美的追求而已，扬弃了异化的共产主义审美理想才是美的最高状态。

从唯心论、人本论到伦理学

通过对异化的主体和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洞见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费尔巴哈的宗教人本论思想，以及青年马克思从经济人本学角度切入异化的分析，以其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态度表现出了伦理学的倾向。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相关结论。

一、黑格尔异化理论的主体是抽象精神，而且在逻辑上强调理念的先在性，因而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是在狭隘的框架内进行，最终达到的只是精神的自由而非现实的自由。

“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10]（P96，102），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此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实质和根本谬误：一方面，他的出发点是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理念世界而不是时间上在先的现实客观世界，虽然设定了理念这么一个实体，但是他最多也只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他把人及其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意识，并使之成为异化的本原，其异化理论就必然束缚于抽象的绝对的唯心论框架内。其次，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和现实化，马克思对这种颠倒的异化过程予以批判：第一，这仅仅是抽象的形式化的过程，因为人的本质已被黑格尔视为抽象的自我意识；第二，异化的扬弃成了异化的确证，自我意识从外化于自我的现实到回归于自我意识，这只是一种人向抽象的纯粹的绝对本质的回归过程；第三，这个过程的主体是绝对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颠倒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即“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10]（P114）。由于异化只是在这样一个纯粹的自身旋绕的圆圈内运动，其本原是一种逻辑上在先的形而上的抽象精神，所以异化的产生是他的辩证法的正题和反题矛盾对立的表现，异化的扬弃也只是在否定之否定后达到合题的抽象的虚幻目标，那么黑格尔整个异化运动就是一个非关现实的精神的自由的实现过程。

二、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感性的人，从宗教异化论的角度认为

应该把上帝还原为人及其人的本质，而他的人的本质又是抽象的无实质内容的。他企图以恢复人对人的爱来达到异化的扬弃，这种天真的想法明显是其人道主义和人本论思想的表现。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5]（P16），“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11]（P118），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指出了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两个根本缺陷：首先，他从思想客体转向了感性客体，把宗教归结为世俗基础，但是他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从客观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人的本质。他把人及人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但是因为没有从客观的实践活动中去把握这一本质，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感性和现实，片面强调人的自在的自然存在而忽视人的自觉和能动的一面，亦即自为的方面，“上帝是完全的积极者，是一切实在性之总和，而人是完全的消极者，是一切虚无性之总和”[6]（P60），因此他的人的本质理论是抽象的、空洞的，只具有直观性而没有能动性。其次，他把人对人的爱作为实践的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认为自然的人的本质就是感觉、欲望和爱，“爱是知性与自然之普遍法则，它不外意味着在感情水平上实现类之统一”[6]（P311），即通过重新塑造人的宗教感情、提倡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和爱达到人与人的联合，最终用爱来扬弃人类异化，由此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统一，达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种做法显然是纯粹的人本的态度，本质上还是消极地解释世界，缺乏实践的应用，因此与黑格尔比较只是解释世界的方式不同而已。

三、青年马克思从劳动入手分析异化问题，同时针对国民经济学异化状态中人的本质的丧失和价值的贬低，提出了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视角，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异化理论仍然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局限于“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空想性质的）的伦理学框架内。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0]（P81）此处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意义相近的概念，可见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是从费尔巴哈人的自然本质理论发展而来的，因此也必然带有人本论的思想痕迹。马克思从道德和价值论的角度谴责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10]（P54）青年马克思的这种劳动异化理论，认为劳动才是人作为类的本质，私有财产是劳动的客体化，因而作为客体存在的人的类本质，是人的类本质的外在化和异化。青年马克思正是从伦理学角度阐述了国民经济学中异化的产生和扬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冲突是人类历史上异化产生的根源，而人作为类存在物彼此就不应该有利益的分离和对立，只有共产主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才能结束这种对抗，实现人的最终目的和自由。但是青年马克思的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仍然具有空想性质，局限于“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空想性质的）的伦理学框架内，而只有到马克思创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之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才真正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前进到对“资本”、“实践”等问题的科学阐述。

参考文献

- [1]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罗素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则对应于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 [2] 黑格尔. 哲学全书·逻辑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12 月。黑格尔在《哲学全书·逻辑学》(P374) 中还理念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理念作为主观理念与客观理念的统一, 是理念的概念。这个概念以理念本身为对象, 对于这个概念来说, 理念就是客体, 全部规定都坍塌到了这个客体中。因此, 这种统一是绝对的和全部的真理, 是自己思维自己的理念, 而且这里理念是作为能思维的、逻辑的理念思维自己的。”
- [3]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 [4]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 [6]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4 年。
- [7] 青年马克思时期是指马克思在创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的时期, 主要作品包括:《博士论文》(1840—1841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 年),《论犹太人问题》(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1843—1844 年),《詹姆士·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1844 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时期他主要受到四个方面文化背景的影响:一是黑格尔思想,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三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四是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 [9] 蒋孔阳. 德国古典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 [10]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16